



春日慢

□ 王国梁

诗人老柳说：“春天一到，我心中就涌起澎湃的激情！”写美文的小胡也说：“春天是欢腾的，雀跃的，让人总想像鸟儿一样飞起来！”大概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个春天，我觉得春天的节奏是慢的。

春日来得慢。春天不像秋天那样，一叶知秋，来得猝不及防。春天的到来先要做足铺垫，气温乍暖还寒，冰雪将融未融，大地暖意迟迟，山峦寒气犹存，草木露头观望，虫兽忐忑试探……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春日才姗姗而来。

随着时令的推进，春色一点点加浓。当春之画笔逐渐酣畅淋漓起来，最美好的春光就登场了。每次我走在春风里，脑海中必然会冒出那句：“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这话是吴越王钱镠对他的王妃说的。我觉得这是春日里最美的情话。

春日太美，随处都是美丽的风光，牵

绊着人们的脚步。前几天我开车带着上幼儿园的孩子出门，孩子隔着车窗看外面的风景。他忽然对我说：“爸爸，外面的风景真美，你开车慢点，我还要看风景呢！”我索性把车停在路边，把孩子带进春天的深处。尽管我此行有所谓的要紧事，但有什么事比欣赏美丽的风光更要紧的呢？我带着孩子，在田野里尽情享受春天的美丽。风缓缓地吹着，温情柔和。天空浅蓝蓝的，大地潮润润的，温暖的气息浮荡在田野上。我们俯身观察绿茸茸小草，我还教他认识返青的麦苗，告诉他青草与麦苗的区别。

我跟孩子讲，春天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美丽，还在于孕育万物，赐予我们生生不息的希望。我觉得用这种方式给孩子深层次的启迪，是得到渠成的事，一切都自然而然，不牵强不刻意。尽管他太小

了，不懂所谓的意义，但我相信我在春天里陪伴他，一定可以在他心里种下一颗美好的种子。

孩子还看到了一只春天的鸟儿，那只鸟儿不是麻雀，麻雀没有季节概念，是一只从南方飞回来的鸟儿。我对鸟儿没什么研究，说不准这鸟儿叫什么，便把这个“悬念”丢给孩子，也留给他一个回归春天的线索。我们在田野里慢慢走，把春天走成了一首缓慢的抒情诗。

慢节奏的春天，孕育出一幅幅鲜活的画面。如此美好的春日，我们应该慢慢享用。凡是美好的事物，都值得慢慢享用。春日时光如此珍贵美好，怎能不用心体味？台湾作家刘大任在《春迟更好》中写道：“人生得失难免，只要有一个完整的春天细用慢享，一切就无所谓了。”

草木生芽

嫩绿的生命
从枯黄中探出头来
一份生机，点燃着大地的色彩
苏醒成为了一生的开始
希望扎下了根
美好也从路上赶来

沉睡了一个冬天啊
腰身有些倦怠
只有那新生的绿意
才能喊应春天的明快
饱满逐渐占据了我们的眼眸
雨水时节，万物复苏
我们脱口而出的句子
正是，最好的热爱

(陈赫)

春水

野径被抽去影子
路过的声音，接近于完成
置身疲惫与渺远
这声音没有一刻停止叙述它的意义
它的意义对春天的有限构成
暗自吟唱
之间的节奏，飞溅、漫流
约等于
水与水的总和
所有的轮廓归于不确定
包括波纹，是春柳的手艺
炫目、摇曳
除了清溪、微风，剩下的部分
没有多余的委婉
“心中，安睡月牙和江鸟的诗人”
只为，它身体里包含的一切

(张凡修)

春的信物

在春雨中，先是开出花来
河堤，坡跟，漫山遍野的鲜花
唤醒了草的绿
一场春雨绵绵软软地躺着
感觉有无数双手，在清洗
每一片叶，每一株草
直至每一寸山河

远处，青山如黛，粉色抱团
披一身薄薄的雾纱
细雨带着春天的体温，爱抚着
枝条，让绿色羞成桃红

微风荡漾，麦苗见长
悬一颗珍珠，信物晶莹
看那干渴许久的湖
正呼吸一场如饥似渴的春雨
酣畅淋漓成十里桃花的模样

(朱良程)

雨水

一场又一场的雪
堵过车
堵过春的脚步

其实雪是一种过于兴奋的
吉祥的狂欢
是对蓄意备存的爱——

塘里多了情
河里涨了爱意
田地里足了滋润的墒

(寒浪)

火车的年味

火车的年味，就像是铁路人
精心调制的菜谱
从春运调图那天开始

新增开的列车，新停靠的站点
是铁路人为每一位远行者，归来
烹饪的一道年味佳肴

这份菜单，品种齐全
有快捷豪华的高铁，动车，城际列车，还有
经济实惠的绿皮火车，慢慢游
让每位归乡的游子，各取所需，一应俱全
在这里，有宾至如归，家的温馨

火车的年味，是铁路人
二十四小时的坚守，是除夕之夜
抵达万家团圆的灯火

是家家户户，热气腾腾的年夜饭
是咱们铁路人，春运
节前十五天，节后二十五天
为全国人民平安出行，烹饪的春运大餐(张琼)

舞狮子

锣鼓一响，狮子就舞动起来
舞狮子的人，此时此刻已经
与狮子融为一体了
摇头和摆尾要行云流水
站立或卧倒要动作规范
舞狮子其实就是舞精神舞信心

(季川)

元宵灯如市

元宵节，是入得画的。
元宵节，本就是一幅上好的画作。

装扮迷离的高跷。绚丽璀璨的彩灯。
旋转的灯谜，谜一样的热爱与喧闹。
它们是这画幅的主题。色彩斑斓。
留白。留白里有孩童奔走的身影和呼唤。

元宵节，亦是一首精美的短诗。
有唐诗的韵味，宋词的旖旎，晚明小品的舒缓自由。
是王维的空灵，是元稹的念想。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黄昏后，元宵灯如市。

(任随平)

在旷野里相遇

□ 孔祥秋

瘦石苍苔，一枝红梅，一棵老松，鹤是三只，那鹤，仰头向天者浅唱，低首草间者轻啄，这花鸟之姿，自在、超然。鹤，在画卷里，都有一种云天之气。那纸张泛了黄更好，古色古香里笔墨氤氲，远喧嚣，淡尘俗。鹤在历史的文字中，多在情感高蹈的名士身边，翩跹左右，唱鸣晨昏。屋必有，那是茅檐低小；溪必有，那是流水淙淙。若有友人来，那便弄茶对弈，若是独自在，那便依风吟诗，或举杯邀月。

无论如何，鹤，似乎都是我可望而不可及的高雅。我生在乡村，最亲近的是屋檐下的麻雀，房梁上的燕子，是这样绕着炊烟低飞的鸟雀。当然，还有在柴草间扑打着翅膀的鸡鸣，追逐着我，或者被我追逐。这已经被驯化了千万年的鸟类，沾了草屑，满身泥土，适合我与它们为伍。我小时候木讷，不擅交流，童年也就是与这些低飞慢走的鸟雀和家禽相厮混，在一院子的树木之间蹦蹦跳跳。那树木，是榆树，是苦楝，是枣树，是国槐，多都皮糙肉厚，身姿平常。

没有红梅，没有松树，鹤，更是没有。这，就是我的乡村老家。鹤，连我的一个梦都不是。

这些年喜欢了摄影，尤其喜欢拍摄鸟类。小城远近，林间河湖，我寻声望影，不停地追逐着。就在如此最忘我的快乐，我识得大大小小众多的鸟类，尽管我已经拍到了的天鹅、琵琶鹭、东方白鹳这样颇有风姿的大型鸟类，但我依然没有想到会遇到鹤。鹤，是明月之影；鹤，是云烟之魂，它，太仙风道骨了，我想我是无缘相遇的。

那天，朋友说北海边的荒草滩上，来了许多的鹤。我听了这话虽然十分激动，尽管我急不可耐地驱车而去，但我依然对这消

息将信将疑。

荒草滩是空旷的，空旷得只有风。我的汽车在那坑洼不平的路上颠簸着，像摇摇晃晃的小船，野草是荡漾的水，芦苇是那起伏的浪。南北周折，东西穿梭，一个又一个的来往，就在暮色渐起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丛芦苇的后面，一群鹤在那里排开来，静静地站在那里避风。那里面有灰鹤，有白枕鹤，灰颈鹤，足足有五六十只。就在我激动得怦怦心跳的时候，忽然天空中又传来几声清越的鸣叫，又有几只鹤飞过了我的头顶上，那扇动的翅膀白而明亮。那是丹顶鹤吗？那一刻，我感觉就像是在梦中。几只鹤盘旋而下，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那真的就是丹顶鹤！与哪一种鹤相遇，都是我不敢想象的缘分，没想到竟然还能遇见传说中的这仙鹤。

风小了，那群鹤活跃起来，或觅食草丛，或长鸣向天，或独自起舞，或相互嬉戏。那画中的鹤曾经让我那么喜欢，而此时忽然觉得，鹤，不应该在画轴间，而是这荒野之中。这里，草上雪可品，地上泥有味，风无边，云有影。晨光和晚霞一样，都是自在的呼吸，鹤舞它的舞，鹤飞它的飞。那是一种无忧无虑的气定神闲，那是一种自得其乐的从容不迫。

说实话，原本是有机会有更早看到鹤的，那年朋友约拍动物园，那里有鹤，但我婉转地拒绝了。

旷野里的相遇，如《诗经》里的相遇，见彼此，见自己，见本真。原来，我的心里，也有这自在的情，云天的趣。

春风起了，虽然还有几分料峭，鹤，却就要向北而飞了，它们越山海之远，将去寻另一个适宜的纬度，寻觅另一个自在的地方。那里，可有一个和我一样喜欢鹤的人？他，是否也喜欢摄影？

围墙边，总该栽种上几棵竹，增添一些意境。看着那一抹暖阳挥洒在竹叶上，看着竹影飘飘洒洒，不由令人思绪翩跹起来。于是有竹的园林，才多了几分说不出道不明的境界。

我自是最喜爱自由生长于山林之中的竹，落地生根，生长的边界不受拘束。在一片竹林中，我仿佛还能听到不远处传来的萧瑟的笛声。制竹而可为笛箫，一种古典韵味的自然联动，真是妙不可言。站在竹林中，古人行仗仗义浪迹天涯的豪情顿时弥漫在我心头，执剑起，凭侠义之心，行助人为乐的善举，与这片空幽竹林的氛围相得益彰，谱写着世道人心的盛景。

竹叶其实也是极特殊的，长如箭一般的叶子，翠绿的颜色给其增添了柔和感。但到底竹叶也给人一种凌厉的感觉，又如其品性，不谋而合。水墨丹青与竹，有着天然的默契，我最初画画，画的便是竹。随性的一笔一划，钩露出一片叶，一节竹节，简单的笔调却意境横生、妙不可言。果然，竹与国画是最恰当的搭配，互相成就，一枝一叶在景框中熠熠生辉，透着皎洁的古典之美。

竹，当然也不全是高雅的，雅俗共赏方为至味。旧时，村里的山头是按户数划分的。一山之竹，有时便可养活一村之人。每到了这时节，就连村里的孩童也会拾起砍柴刀，砍下一根根辛苦生长得如此高大的竹子。竹子所给予的馈赠，便是它的所有。

竹为“岁寒三友”之一，亦是“梅兰竹菊”四君子之一。与竹相识，认识它品性的高洁。与竹相伴，仿佛让自己的心灵世界也得到了升华。

板，为了逃避城里人的催债才躲进小镇的。但后来小镇人发现，前往小镇看望老郭夫妇的客人纷至沓来，他们都不是来催债的，是来小镇院子里喝茶，在雨天小院里听雨打芭蕉的声音。老郭也豪爽仁义，常邀约小镇人到他家作客，一起做饭。

小镇上的居民，大多在小镇四周有土地，一年四季里的新鲜瓜果蔬菜，几乎不要老郭去镇上买，他们一筐一筐地送来。有次我去老郭那里玩，我和老郭正在午睡，一个面如核桃的老人扛着一个硕大冬瓜径自进门而来，他把沉甸甸的冬瓜放在地上说，刚在小镇后面地里摘的。老人说，这冬瓜狡猾，躲在草丛里长得这么大了还没被发现，要不是他进去割草，这冬瓜说不定就一直在那里老去了。当天晚上，老郭夫妇就用这冬瓜在柴火灶里炖肉招待我，还喊了小镇上的几个人来陪我。

前年春上，老郭接下一个小镇居民送给他的几分坡地，老郭就学着做上了一个农人，在农历二十四节气流转的天雨露里种上了红薯、洋芋、茄子、西红柿、丝瓜、豇豆、四季豆、茼蒿、莴笋、白菜、葱蒜……或许老郭祖上都是种粮人，传统农人的基因还埋在他骨子里，他很快成了一个种地能手。小镇不远处有一个养殖户，那人对老郭说，猪粪给你留着当菜地的有机肥。有次我去小镇，看见老郭在田间小径担着一挑猪粪晃悠悠地迈着步子，那姿势与一个乡间老农完全没啥两样。老郭的菜地里，这些腾着大地之气的蔬菜瓜果，也常常成为我和友人们在城中的盘中餐。而今，我和几个老友在微信里对老郭的备注就是“小镇菜农”。

老郭的小镇，是连接我与乡土大地的脐带，让我在城市里涌动着对小镇的亲切乡愁。小镇而今还沿袭着每隔3天的赶集民俗，赶集那天，平时清寂小镇腾起浓郁的人间烟火气息，四面八方的人们摩肩接踵聚拢小镇，交易农产品，或在镇上买了生产生活百货品，那些卖了农产品的乡亲们，大多要在镇上馆子里炒上一盘菜烧上一锅热汤喝上一杯老酒才微醺着离开小镇。小镇上有一家土菜馆，厨子烧得一手好土菜，都是本土山野里的食材，肉也是喂养的土猪、土羊、土鸡、土鸭，吃着那肉，香浓黏嘴。有一道土菜，叫高粱把煎土腊肉，实在是我的最爱。寂静乡野，种高粱的乡人已差不多绝迹，但这厨子在小镇后面山坡上，种了一片红彤彤的高粱，秋天，还没等到霜降，沉甸甸的高粱在风中摇摆，我去高粱地里转悠，如一个醉酒的人那样兴奋。

前不久去小镇看望老郭，离开时，他送我出门，青石街面上，两只白鹅一左一右慢悠悠走着为我带路。我蹲下身，像老朋友一样跟两只鹅打着招呼。我在说，你们好啊，鹅，鹅，鹅。

年幼时，居于山村，对于自然的声音格外熟悉。老屋的后山生长着一片纯天然的竹林，每当风声起，竹叶的婆娑声也响了起来。说来奇特，风吹松柏吹花草，唯独吹竹的声音自是不同的。有如簌簌而下的雨声，却又比雨声多了份清脆。有如玉珠落入玉盘的声音，却又比其多了一丝轻柔。大约竹的声音，与其特性自是分不开的。竹纤长而高挺，细细的枝干足可直插云霄。这细长的竹杆上，生长着葳蕤的竹叶，和着风的节奏，竹叶与竹的枝桠一起不慌不忙的摇摆起来。观察过其他树木的摇曳你会发现，唯有竹的摇曳，透着自由的属性。摇摆之间，随意且洒脱，令人不由驻足。

竹给人的印象，自是纤细挺拔的。看着一株竹苗，从瘦瘦的一小段，一转眼，长成了令人仰望的模样，真不由让人感叹其生长速度之快。恍然间，当我仔细凝视一根竹子的竹节，才发现这种时光上的错觉，早已被竹的繁盛意志所吸引，导致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事实上，看似生长力惊人的一根竹，其实也在一节一节地向上攀升，才有了如今高耸入云的视角啊！也许竹，是真正懂得如何去经营自己的时间的，它将所有的注意力都花在了如何茁壮成长为上，而省去了不必要的枝节。

我喜欢竹，倒也没有那么多讲究，全凭了那一眼的倾慕，足够我一眼万年。也许苏轼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大概也是因了这份没来由的欢喜吧。有竹的陪伴，令自己内心舒畅，故而对于竹在空间上也有了依赖。到如今，园林之景，于素色



山竹意

□ 钟莎



小镇时间

□ 李晓

一只鹅嘎嘎叫着，摇摇晃晃走过小镇的狭长街道，大约需要23分钟。

这只鹅，是老郭养的。四年前，老郭和妻子来到小镇居住，过上了他想要的慢生活。老郭对妻子说，就养几只鹅吧。鹅被老郭养得憨实白胖，老郭有时候就跟随着一只鹅的步履，去小镇街巷散步。小镇的居民，都认识老郭家的鹅了。老郭家养的鹅，像老郭一样，喜欢散步时东瞅瞅西望望，一副好奇的样子。

老郭在城市郊外有宽绰豪华的别墅，那年秋天，老郭突然对小镇生活着迷，来到离家120多公里外的一个小镇居住。老郭的玄姑在小镇附近一个村子居住，93岁的玄姑鹤发童颜，记者去采访她长寿的秘诀，老人笑盈盈地回答记者，她每天中午要喝一小碗白酒，吃上几块肥肉，午休后到镇上茶馆打打麻将。有天老郭去村上看望玄姑，老人给他传授长寿秘诀，老郭顿时来了精神，那天中午在玄姑家吃了红烧蹄膀以后，老郭就下了来小镇居住的决心。正好，玄姑家的表弟在镇上有一套闲置的青砖小院，表弟到城里买房生活了。

表弟在镇上的那个小院，多年没人打理，早已是蛛网密布，但经过老郭和妻子收拾装扮，清新小院让镇上人也喜欢上了，他们常到院子里来坐一坐，同老郭闲聊，其实也是在打探他真正来小镇居住的原由。起初，在小镇街坊的传说里，老郭是一个落魄老